

孤独背后
忧虑重重

数据

2013年9月，湖南省妇联透露，目前全省有0~14岁农村留守儿童286.1万人，农村儿童留守率(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数百分比)为44.13%。

“心病”

在留守儿童问题中，“亲情饥渴”最为突出也是源发性的问题。调查资料显示，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的检出率高达57.14%，普遍存在“留守儿童综合症”：性格倔强，脾气乖张，胆小封闭，容易自暴自弃。

安全

报告显示，当前湖南留守儿童监护人小学以下(含小学)学历者高达40%，相当多的人不识字，只懂简单加减法，对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。据有关部门反映，被拐卖儿童中，流动儿童居第一位，留守儿童居第二位。

“打工家庭”的春节碎片：爸妈，他们团聚时，我真的好想你

春节遥望者：烧了6年日记的孩子

新春走基层 · 关注留守儿童

除夕夜，长沙县复兴村，67岁的爷爷吴建辉守着电视机看春晚。

700公里外的广州，40岁的父亲廖关金端着一碗排骨，打开了电视。

600公里外的柳州，11岁的廖巧武看着其他小朋友放鞭炮，一个人默默离开。

广州，柳州，长沙。这是廖巧武一家三代三地分割的春节。

廖巧武，长沙县复兴村留守儿童中的一员。对他来说，过年是最期盼看见父母回家的时候。

■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汤霞玲



1月29日，溆浦县长坡村，李慧(中)，今年12岁，站起来差不多已经和爷爷奶奶一样高了。李慧说，这12年里，多数时间都是跟着爷爷奶奶生活，爸爸妈妈在外省打工，连过年都很少回老家。

配图选自实习记者李健作品《湖南留守儿童的春节》

A 孤独的孩子

600公里外，儿子廖巧武也只能守着电视机过年。

听到爸妈不回来后，廖巧武向爷爷提出到柳州的外婆家去过年，因为那里有弟弟妹妹陪他玩。

除夕晚上，弟弟妹妹们在玩花炮，廖巧武悄悄地回到房间看电视。“花炮很贵，不要外婆出钱。”

廖巧武说，在外婆家，他能逃离奶奶的控制，有弟弟妹妹陪他玩，他就不孤独了。在奶奶家，他是一个孤独的小孩，每天放学后除了放牛，就是放羊。翻开他的十几篇周记，只能看到两大主题，一是帮爷爷奶奶做事，另一个是对父母的思念。

1月6日他写到：“看到别人的爸妈牵着小孩的手，我越看越眼红，每次别的小孩出去玩，我只能在家帮奶奶做事。我一直生活在痛苦中，我没有以前那么活泼了，我变了，我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小男孩。”

在他的周记中，奶奶是

个“坏人”。有一次帮奶奶干活，手磨破了，出了血，奶奶一点都不关心他。他重重地写上：“坏奶奶，你不让我出去玩，我能忍。你让我干活，我也能忍。可是你这样说我就不能忍。坏奶奶你不懂我的心，我再也不想被你控制了。”

因为奶奶个性急躁，廖巧武很多委屈都是自己忍受。一次放学回家，他骑自行车摔了一跤，磕破了膝盖，一个人推着车走回家时，天已经全黑了。可是，他并没有告诉奶奶。“因为奶奶知道了会打我。”

这些委屈，廖巧武从来不跟父母说起，每一次电话中，他只会告诉父母：吃饱了，穿暖了，考试考了第一名。

廖巧武上一次见到父母是半年前，他不知道，下一次见面会是何时。“如果爸妈不回来，那我就天天等等他们赚够钱了，就会回来了。”廖巧武说，在他的世界里，金钱等同于爱，有钱了才有家的温暖。

B 被割裂的春节

腊月二十，廖巧武就在日记中期待父母回家：“现在的太阳比以前更耀眼了，爸爸妈妈要回来了。”为等待爸妈回家，他早就把家收拾干净，早早将寒假作业写完，奖状也被码得整整齐齐。此时，其他的留守孩子相继接到了父母的电话，等候父母买的新衣服，家里的老人开始杀猪宰羊，置办年货，准备迎接小山村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。

也是这天，安徽一名9岁的留守男孩因为父母不回家过年，在家中厕所横梁上自杀。

腊月廿五晚，廖巧武在房间里画机器人，隐约听到爷爷奶奶说话，他趴在门背后，终于听清楚了：爸妈过年不回家。他转身，回到小木凳上，许久一动不动。

12年前，父亲廖关金南下广州打工，跟人合伙做生意，三年内亏了50多万。最后只能给人家开车还债，晚上再做搬运工挣钱。妻子在广州一饭店做服务员，每月1800元。11岁的廖巧武被留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。

2013年农历腊月初，廖关金开始琢磨是否回去过年。如果回去，车费、给孩子买衣服、给家里亲戚拜年，至少要花掉一万。而摸摸口袋，只剩下2000元。一边是母亲催促的电话，一边是岳父过世。回去还是不去？他整整想了三天。

最后，他从工友那借了1万元寄给母亲，给岳父家寄了1000元，自己拿着剩下的1000元躲在广州。除夕晚上，妻子加班，廖关金一个人炒了盘排骨，在电视机前度过了漫长的一夜。

C 烧掉的日记

廖巧武的委屈和孤独，留守了6年的朱雅芳体会更深。

6年前，朱雅芳跟着父母在打工的海南读完了小学，因为在那里不能参加中考，她一个人回到家乡，开始了长达6年的留守生活。

期间，父母多次说过要回来过年，但每次都在年底变卦。要么就是事情没有做完回不来，要么就是没有买到票，要么就是担心回来没有住地儿。

与廖巧武一样，她在电话中也只告诉父母吃得很好，穿得很好。此外，再无其他。

朱雅芳和廖巧武同村，她的婶婶有一个女儿娟娟和她同班，买衣服、吃饭、上学、放学接送都是由婶婶顺带帮忙。初二那年，两姐妹有了一部50元的手机，但手机一直在娟娟手里，

朱雅芳只能做跟屁虫。

“黑色的小坨坨，外面有一圈白色的框框。”打电话，接电话都要经过婶婶同意。那个手机的样子，她记得清清楚楚。

初二那年，学校开通了家校通，每周短信告诉父母孩子在校情况。可是几个月后，朱雅芳发现，因为不愿意交10元/月的费用，婶婶取消了家校通。此后，家校间唯一的沟通渠道被完全阻断。

朱雅芳满心的委屈和愤怒无处诉说，全部写进了日记。写完后，她小心的把那几页纸撕下来，揉成小团，趁着帮奶奶烧火做饭的时候，偷偷丢进柴火灶。“烧掉的那一刻，好像我的烦恼也烧掉了。”

6年来，朱雅芳已记不清楚烧掉了多少篇日记。

D 六年后首聚

廖巧武和朱雅芳所在的复兴村位于长株潭三市交界处，一个4000多人的小山村。一条村级公路在大山和田园之间蜿蜒，这是进出村庄的唯一通道。从复兴村往西翻过一座山到达湘潭，往北进入长沙境内，往南30公里进入株洲市区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开发不到的地方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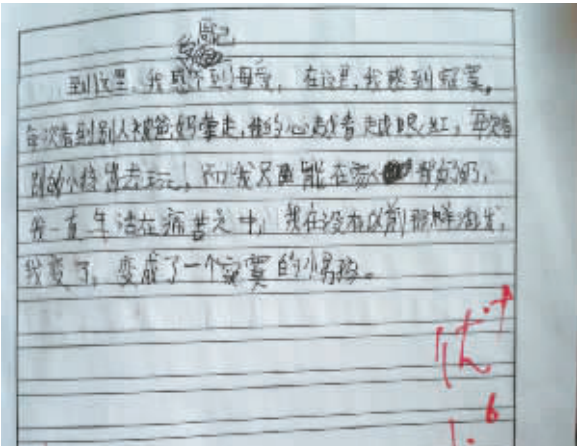
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，外出的父母将年幼的孩子留给了老人。每年春节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陆续回乡，迎来了一年中小山村最热闹的时候。

今年，恰逢朱雅芳奶奶七

十大寿，父母12月初就回来了。这是朱雅芳留守6年来的第一个团圆年。

这次回家，父母花了近十万将家里装修了一遍，两层楼的房子换上了干净的家具和整齐的地板，还买了辆小车。一家10口人过了个难得的团圆年，弟弟去年也回乡读初中，开始了同样的留守生活，弟弟最不确定的是父母明年是否能回家过年。

朱雅芳说新年有两个愿望：希望今年高考考好；希望爸妈以后每年都能回家过年。



廖巧武的日记中，写满了对父母的思念。记者 汤霞玲 摄